



百年流徙的容顏

巴宰人的生命歌謠和基督福音

三義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將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禮拜堂和鯉魚國小兩地舉行設教一百三十週年紀念。來自各地的巴宰族親將接受邀請，在幽靜秀美的鯉魚潭村獻出巴宰傳統歌謠，歡迎所有朋友前來參加：

文·攝影／潘新格

各 在神佛座前許千年的諾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鳳龍山觀音寺和福德正神伯公廟（土地公廟）是三義鯉魚潭村三座主要宗教信仰中心。

百來戶人家的鯉魚潭村，村民分別信奉耶穌基督、觀世音菩薩和福德正神。

這樣的信仰歸屬，涉及種族群體的傳統生活態度和方式的文化、族群先來晚到的遷徙以及政經力量的豐瘠，其中的共存共榮，實在不容易。

令人極感興趣的是，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一八五〇年前後）鯉魚潭村建立社集以來，輾轉遷徙到這青翠縱谷定居的平埔族巴宰人、客家人和河洛人，在日常往來，非但未見宗教執著發生衝突，這不同種族，反倒因宗教尊重而相互融合，或因喜樂的種族通婚而尊重相互的宗教。甚至還出現一家七口人，各敬其神、各舉其香

或各做其禮拜的和諧景況。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落成的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即將在今年年底恩慶設教一百三十週年紀念。這座教堂的由來、遷移、六度重建以及教友組成的背景，幾乎就是三義鯉魚潭村百年史的縮影，是一長卷激昂與詳寧兼有的史詩。

由鯉魚潭（內社）基督長老教會第一任牧師林鴻祐和朱麗娟編著的：「教會設立傳說及其教會簡史」（一九九七年七月），詳述了它的沿革變化，同時為鯉魚潭村和教會，都留下珍貴史料。

趨吉避凶找尋安身之地

平埔族巴宰人族親，是十九世紀中葉鯉魚潭地區主要的住民群落。在此之前，鯉魚潭縱谷則是高山族泰雅人狩獵之地，縱谷的景山溪畔水草豐美，自然生養了梅花鹿、野兔、果子狸及山豬；溪中則有肥碩鯉魚、鯽魚及鱸鰻和貝類，簡直是上蒼賜予的

絕佳糧食牲畜牧場。

平埔族巴宰人潘姓族親，在一八五〇年代前後，因躲避清廷徵兵赴中國東南征討太平天國之役，及在豐原的麻里蘭社與漢人的生存空間爭奪，生活日益窘困，於是經由神岡的大社（岸里社）遷徙到內社鯉魚潭村來，同時也帶來了基督信仰。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李麻牧師和馬雅各醫師，拜訪了原名內城的鯉魚潭村巴宰人在下城的聚落（現今苗五十二線道路旁檳榔林一帶），並促成同年十二月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的首建。這棟以茅草搭建的禮拜堂，歷經關閉及火災、震災、水災和風災六度重建，到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將恩慶設教一百三十週年紀念。

滄桑禮拜堂恰似流離巴宰人

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以平埔族巴宰人為創會信徒，並為教友主成員，同時全族放棄祖靈祭拜



一八七一年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李麻牧師與馬雅各醫師曾前來參加鯉魚潭長老教會禮拜堂首建典禮，目前禮拜堂仍撫慰著三十多名巴宰族人心靈。

的傳統，非常值得民族學者以宗教、政治、經濟、文化各角度分析研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透過各代牧師和教友對鯉魚潭教會所做的「大事記要」，雖以教會事工為主，但卻讓後人明晰的發現鯉魚潭村的種族互動、經濟往來及天災和人禍侵擾，乃至語言和文字的興衰。

巴宰人沒有專用文字，透過教會指導的羅馬拼音看讀法，所有不識字的兄弟姊妹，對聖經都能朗朗上口，展卷的說讀聽寫都流暢。他們經由聖經與信仰，開啓了心靈之窗，也推展了知識之門，讓每個人的生命世界，有了不同觀照與況味。

相較於稍晚遷徙到鯉魚潭村的漢人，巴宰人留下的發展沿革史料，顯然豐富得多。這當然不僅為方便後人知往鑑來的研究探索，更緊要的是，他們的生命在此有了不同的安頓和境界！所謂祖先的披荊斬棘、創業維艱，巴宰人有更多機會認識口述歷史外的祖先，藉此和血脈之源交



平埔族巴宰人全族放棄祖靈祭拜的傳統，虔誠信奉耶穌基督。(攝影/潘新格)



阿菊（潘玉妹）高齡八十多，一生信仰基督，是巴宰族親中，最資深的教徒，也是極少數能講巴宰族語的耆老。(攝影/潘新格)

毀，景山溪暴漲的溪水挾泥滾沙，幾乎將巴宰人在溪畔的田園屋舍，全部淹沒為礁石溪床。巴宰人因此全族遷徙到北面的頂山山麓—上山下（頂山腳），並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於山坡地完成第五間禮拜堂的興建。

一九五九年，使用二十三年的五度重建竹牆、鐵皮頂禮拜堂，被山崩滾落的

或鯉魚潭溪—鐵橋亦柔腸寸斷。這段山線鐵路直到三年後的一九三八年才修復通車。

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獲新竹中會補助四百元做第四次重建。這間重建的禮拜堂，並沒有維持多久。

一九三六年仲夏，強烈颱風自大安溪口登陸，帶來強風豪雨，襲捲鯉魚潭村，重建的禮拜堂不僅再度被摧

流。

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偕叢理牧師（馬偕博士）、李麻牧師及德馬太醫師，由大社（神岡）五十名巴宰壯丁陪護到達鯉魚潭村（內社）；李麻牧師並為二十名鯉魚潭村巴宰人信徒施洗入教，留下首見的記錄。一八七八年（清光緒三年），鯉魚潭村內社平埔族巴宰人，因高山族泰雅人時常下山侵擾或獵取人頭，於是將內社田園茂地以三千銀元典讓給客家漢人，言明典讓十年後原金額贖回。當年，台南教士會並曾補助內社信徒二百銀元，為遷搬婦孺、家具至大社的費用。

族群誠信和不怕砍頭的客家人

巴宰人大規模遷村，並關閉內社禮拜堂的史料，至少透露三點訊息：

一、平埔族巴宰人和漢族客家人的新興移墾，因侵犯泰雅族人狩獵權益，相互鬥爭相當激烈。泰雅族人佔地利及先天的驍

勇善戰，對巴宰人和客家人生命財產安全有重大威脅。

二、定期典讓田園茂地的約定，顯示平埔族與漢族的經濟活動，也存在互通有無的公平交易；在若干不公不義的互動事例中，令人稍感寬慰。這典讓於一八八八年如期結束。

三、既然多次以壯丁隊伍護衛西洋傳教士往來大社（神岡）與內社（鯉魚潭村）的平埔族巴宰人，都如此畏懼「生番」下山殺戮，何以新移民的客家族群，竟願合資三千銀元，承典田園茂地十年，這是自豪「天生硬頸」的客家人，不怕「生番」剝頭，或是他們還沒嚐過「生番出草」的恐怖，或這群客居他鄉，團結勤奮持家的客家人，在走投無路的關頭，只能冒險求生，苦難中求活。

鯉魚潭村東北面的關刀山麓，設立了至少六座檜欄的防禦工業，目前在鯉魚潭村仍留有三櫃、五櫃坪、六櫃坑的老地名。這些設立在山隘要衝的檜欄，以

巨石打出大洞，暫改為儲藏室；不久又遭無名火燒毀。這時的鯉魚潭村，各家戶都使用煤油燈或電石燈照明，台灣電力公司的輸配電，還沒供應這個「不符投資成本」的山村。這要等到一九六二年，鯉魚潭村才有「手牽手」的電線進來，才有了電壓尚不太穩定的閃爍電燈，在鯉魚潭村的部份人家亮起來。也就是，第六度重建的鯉魚潭村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現今禮拜堂址地落成時，禮拜堂內的夜間照明，使用的正是「電石」。

為使用電燈，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還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向電力公司繳交了一千一百元「建設電力設備負擔金」。這筆金額有「多大」，當年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慶賀大社教會設教九十週年的禮金，才一百元，可以想見教友追求「光明」的奉獻之大。

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在禮拜福音中與平埔族巴宰人的生命

壯丁分工、守望相助的機制，防阻山番和盜賊入侵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漢人在鯉魚潭村的開墾，特別是客家族群為生存、為生活所做的墾殖與奮鬥，也是斑斑血淚。可惜，這方面的史料極少見。或許這些史料的生活氣息與現實完全貼近，所有苦難化之凡常，也就無人想加以記取，果真如此，後人更感不忍和疼惜了。

天災重建也重啓性靈之窗

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禮拜日，上午六時二分十六秒，規模芮氏七點一級的關刀山大地震，在台灣中部地區造成一萬五千人傷亡，六萬多棟房舍倒塌的重大損失。鯉魚潭村距關刀山震央不過幾道山溝，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與村中各茅屋或土坵茨，大抵坍塌。此次地震威力強大，餘震在三個月內不停。后里到十六分（勝興站）鐵路的七座隧道和魚騰坪鐵橋、內社川（景山溪

歌謠，做了和諧同唱。事實上，這所歷經滄桑的小村庄古老禮拜堂，在一百三十年來，也安慰了客家兄弟的性靈，撫觸了河洛姊妹的感動，容納了江西老兵的恍惚無依，甚至也召喚了泰雅族血統子民的靠近，在恩慶的日子裡，但望也能聽見這些友族的歌頌頌詞，分享他們的傳統美食，欣賞他們歡慶的舞步，從鯉魚潭村上山下，走光明的路。

後記：

由平埔族巴宰人創會，並為主信徒群的苗栗三義鯉魚潭基督長老教會，將於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禮拜堂和鯉魚潭小兩地舉行設教一百三十週年紀念。這天的上午九點半，將有來自各地的巴宰族親接受邀請召喚，在幽靜秀美的鯉魚潭村獻出巴宰傳統歌謠，並歡迎所有朋友前去參加。若有意贊助盛會，細節請洽（〇三七）八八一三七五，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村上山下三十九號陳立德牧師。